opusdei.org

基督君王

圣施礼华在《基督刚经过》这一本书中，于1970年11月22日基督君王节题为《基督君王》的讲道。

2023年11月24日

—— 基督的反对派

—— 世界之主

—— 祂在我们灵魂内统治

—— 以服务来统治

—— 以基督为一切人类活动的中心

—— 个人的自由

—— 天主儿女般的宁静

—— 天主的天使

教会的礼仪年度即将结束，祭台上举行的圣祭再次向圣父献上牺牲的祭献 —— 基督的祭献，正义仁爱和平的祭献，正如我们马上要念到的颂谢词所指出的。 [1]

你们一想到我主神圣的人性，心灵顿时涌现无限喜乐。祂是一位有血肉之心的君王，一位有着我们同样的人心的君王。祂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，但对我们毫不作威作福，却默然出示伤痕，哀求我们稍给祂一些爱心。

那么为甚么还有这么多人不认识祂呢？为甚么我们还听到那些无情冷酷

的抗议：「我们不愿意这人为王统治我们」呢？[2] 世上亿万人都这样拒绝耶稣。或许他们拒绝的是祂的影子，因为他们不认识基督其人。他们从未瞻仰过祂的丰采仪容，从未领教过祂的卓绝训导。这种可悲状况，令我痛心，真要向我主痛作补赎。当我听到那不休止的叫嚣时 —— 多数表现为丑行多于恶语 —— 真感到有必要大声高呼：「基督必须为王！」[3]

基督的反对派

许多人不愿接受基督必将为王的真理。他们千方百计地反对祂：用他们处世理事待人接物的态度，用他们对待社会人文，道德风化，文化艺术的观点做法，来反对基督。甚至在教会本身内部！圣奥思定说：「我并不是指那些无聊之辈用口舌来亵渎基督，我是指还有很多人用他们的丑行来亵渎基督。」[4]

某些人甚至深恶痛绝「基督君王」一词。他们对这词汇大兴天真无知的责难之师，似乎基督的王祚竟能用政治术语来加以领略的。否则他们便干脆否认基督为王，因为一承认祂的王位，便涉及要接受祂的王法。王法嘛，那是接受不得的，哪怕就是美好的爱德律也不例外，因为他们拒绝向天主的爱伸出自己的手来。他们处心积虑只是为自己的私利钻营而已。

多年来，我主催迫我重复着一个无声的呐喊：，「我愿服务(Serviam)！」让我们求祂加强我们的舍己为人的决心，忠心耿耿地响应祂的召唤，在日常生活中，随遇而安地服务，不矫柔造作，不大吹大擂。让我们从心底感谢祂。我们要以臣民和子女的身份向祂祈祷！我们嘴里将充满乳蜜。一谈到天主的神国便喜从中来。这个神国是自由之国，是基督为我们赢得的自由。[5]

世界之主

这基督，这位我们目睹祂诞生于白冷的可爱的圣婴，就是宇宙之主。天上地下万有都是祂造化的。祂使万有同圣父重归于好。祂用自己在十字架上流的鲜血，重建了天地之间的和平。[6] 今天，基督坐于圣父之右为王。我主升天后，门徒们仍仰望着天空。两位白衣天使向他们说：「加里肋亚人！你们为甚么站着望天呢？这位离开你们，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稣，你们看见他怎样升了天，也要怎样降来。」[7][7] 世上帝王无不因祂而得以掌权 [8]。但帝王，即人间的当政者，寿命不长。基督的国则「万世无疆」[9]「祂的主权永远常存，祂的王国世世常在。」[10]

基督的国不只是一种修辞说法。基督生活着，与人无异地生活着，祂依旧有着降生成人所取的同一躯体，依旧有着死而复活与圣言结合并怀有一颗人心的同一躯体。真天主亦真人的基督生活着，统治着。祂是宇宙之主。一切生存的万物全赖祂的维持而存

在。那么祂为甚么不向我们显示祂的光荣威严呢？因为祂的国「不属于这个世界」 [11]，虽然是在这个世界之中。耶稣回答比拉多道：「我是君王。我为此而生，我也为此而来到世界上，为给真理作证：凡属于真理的，必听从我的声音。」 [12]凡是期望默西亚掌握现世有形权力者，必犯大错。「天主的国并不在于吃喝，而在于义德、平安以及在圣神内的喜乐。」[13] 圣神内的是真理与正义，和平与喜乐。这才是基督的神国：即救人的天主的义举，即在人类历史告终，我主自高天降来审判万民之时方才臻于大成的天主的义举。

基督在世上开始传教时，并没有提出甚么政治主张来。祂说：「你们悔改罢！因为天国临近了。」 [14] 祂委任门徒们宣讲这个好消息 [15]，并教他们祈求天国的临格[16]。天主的国及其正义即是圣德的生活，是我们必须首先追求赢得的， [17] 是唯一真正必要的东西[18] 。

我主宣讲的救恩，是向每一个人发出的邀请：「一个国王，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。他打发仆人去召被请的人来赴宴。」 [19] 因此我主指出：「天主的国就在你们中间。」[20] 人人都能沾得救恩，只要他自愿响应基督的要求：重生， [21] 在简朴的精神 中做天主的儿女， [22] 力戒把我们与天主隔离的事物。[23] 耶稣所要的是实际行动，而不单是口头空话。 [24] 祂要我们下定决心全力以赴，因为只有全力争取的人才能赢得永恒的嗣业。 [25]

祂的神国不在世界上达到极盛。得救还是永罚不在现世定论。却如撒种， [26] 却如一粒芥子的茁长，[27] 到最后，却如撒在海里的网，网罗各种的鱼——网一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，按照各自生活品行的善恶而分拣开来。 [28] 不过，只要我们还活在人世，天国却如一团酵母。一位妇女把它揉在三倍的面粉里，于是整个面团便发酵膨胀了起来。 [29]

谁若弄懂了基督所提出的神国，必会看到它值得我们孤注一掷去赢过来，必会看到它就如商人倾售家产去换来的珍珠，必会看到它就如地下埋有宝藏的那块田地。 [30] 天国得之不易。没有人能保证稳操胜券 [31]。但是一个悔罪的死囚谦卑的哀呼，却能打开它的大门。与耶稣同时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犯之一，向祂求道：「主，当你来为王时，请你纪念我！」耶稣回答他道：「我实在告诉你：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。」 **[32]**

祂在我们灵魂内统治

我主我天主，你多伟大！是你给我们的生命以超性的意义和神性的生机。由于你对圣子的爱情，你竟使我们全命全身全灵地宣誓：「祢必统治！」我们虽这样宣讲，但本身底子还是十分软弱的。你深知我们不过是泥捏的受造物 [33]，多么可怜的受造物！不仅是泥足泥腿，而且泥心泥头。唯有依靠你，我们才能有神性的生命。

基督必须首先在我们灵魂内统治。不过，假若祂问我们：「你们怎样做才能让我到你们心中来统治呢？」我们该怎样回答呢？我会答道：我需要祂的大量圣宠。只有这样，我的每一次心跳，我的一盼一顾，我的一言一咳，我的最基本平常的感觉，都会转化成歌颂基督君王的万寿无疆。

我们若要拥戴基督为王，就必须言行一致，贯彻始终；就必须首先把整个心灵献给祂。不这样做而大谈基督神国，只是纸上谈兵，言之无物。我们的行为就没有基督徒真正的实质。不过是装扮得若有信德，其实信德全无。我们不过在妄用天主圣名图谋私利而已。

若耶稣统治在我的灵魂以及你们的灵魂内，意味着祂在我们灵魂内找安逸的居所的话，那末我们就完全没有理由感到颓丧。相反，「熙雍女子，不要害怕！看，你的君王骑着驴驹来了。」[34] 看见没有？耶稣竟以一头

卑微的畜牲为王座。我不知道你们怎样。我个人并不以承认自己在我主眼中不过是一头驮重的畜牲为耻。「在你面前我像是一头畜牲，时刻同你在一起，你牵着我的右手，」[35] 你牵着我的辔绳。

现在这时代，驴子剩下不多了。不过请你们试试，回忆一下牠的模样。不是那种趁你不备踢你一脚的老于世故，顽固蹩扭和狡猾狠毒的驴子，而是一头年幼的驴驹，双耳像天线那样翘得高高的。它吃得简简单单，做起工来勤勤恳恳，跑起路来又快又欢。天下有成千上万的畜牲，长得更俊俏，更机灵健壮。但是当基督面对群众欢呼拥戴祂为王的时候，祂却挑选一头驴驹作乘骑。因为耶稣不屑于苛求细算，不屑于趾高气扬，不屑于心狠手辣，不屑于效颦献媚。祂所喜爱的是青春之心的明朗欢快，是向前跨出的普通一步，是真情流露的呼声，是纯洁明净的双眸，是对祂苦口婆心

的虚心领教。此即基督在人灵内的统治之道。

以服务来统治

我们若让基督在心灵中统治，就不会变得专断独行，唯我独尊。相反，会甘心为众人服务。我多么爱「服务」这个词语！为我的君王服务，并通过祂为一切因祂圣血而得到救赎的人们服务。但愿基督徒都能懂得怎样服务，因为唯有通过服务我们才能认识和热爱基督，并使他人认识和热爱基督。我们如何把基督介绍给人灵呢？用我们的好榜样。藉为基督作出真心诚意的服务，我们便在一举一动中成为祂的见证，因为祂是我们整个生命之主，是我们生存的唯一而终极的原由。我们一旦作出这样的服务的见证，便能用言教来开导别人了。基督本人就是这般做的。「祂所行所教」[36]，祂先用行动的身教，再用天主的言教。

我们若要为基督而服务众人，就应当深通人情。我们的生活若是不近人情，天主便无从在我们生活的基础上建造经营。因为天主通常不会在杂乱无章，自私自利或空虚浮泛的基础上进行建树。我们必须谅解众人，必须与众人和睦相处，必须宽恕原谅所有的人。我们切不可指非义为义，切不可指得罪天主为不得罪天主，切不可指邪为正。面对邪恶的挑战，我们绝不以恶报恶，却要以真理善行相报，把邪恶淹没于淼淼浩瀚的良善中。[37] 此即基督在我们以及在我们周围人们心灵中的统治之道。

某些人自己心中无天主之爱，却想在世界上建立和平。这怎么可能建立和平呢？基督的和平，即是基督神国的和平，而我主的神国是以修德成圣的愿望，接受圣宠的虚心，伸张正义的努力与天主圣爱的倾注为基础的。

以基督为一切人类活动的中心

这是办得到的；这不是幻想；只要我们决定心怀天主之爱！我主手足被钉高悬于十字架上而救赎了世界，修复了天主与人类之间的和平。耶稣提醒我们说：「至于我，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，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。」[38] 祂是在说：如果你们时时刻刻善尽本份，事不分巨细，一概克勤克勉，你们便是把我奉作一切人类活动的中心，我便会吸引万有来归向我。我的神国便会在你们中间实现！

我主还是要我们拯救人类与整个受造界 —— 拯救我们的这个世界，这个美好的世界，因为它原是天主造化的大好世界。当初亚当的罪，人类骄傲的罪，破坏了受造万物天赋的神圣和谐。但是天主圣父在时间满全时，派遣了祂的唯一圣子，藉圣神的德能，从童贞玛利亚取得人身，降生成人，重建和平。人类因此从罪恶中被救赎出来，「使我们获得义子的地位」[39]，得以分享天主的亲密生活。于是新人类，天主新领嗣的子女 [40]，得以

把整个宇宙从紊乱失调中解放出来，在基督内修复万有，如与天主言归于好。

实现基督的神国，消灭仇恨暴行，使普世全球沐浴于仁爱的甘脂灵膏中，乃是基督向我们发出的号召，乃是我们的使徒工作，乃是我们心头殚精竭虑的宿愿。让我们恳求我们的君王使我们在修复残破，挽救沦亡，整顿混乱，指引迷途皈正，重建万有和谐的神圣使命中，[41] 能够做到齐心协力，谦虚勤恳，热情激昂。[42]

拥抱基督信仰即是志在继承基督在世的使命。我们人人应当成为alter Christus, ipse Christus：即成为另一基督，成为基督其人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方才能肩负起这个伟大而持久的任务，即从内部去圣化一切世俗结构，把救赎的酵母揉进一切世俗结构。

我向来不谈政治。我不赞成在俗的热心教友组织政治性的宗教运动。那样做是发神经病，不管动机是想把基督

精神渗入人的一切活动也罢。我们所要做的，是把天主放进每一人的心坎里，不管他是谁。换言之，每一个基督徒，都应在各自的处境中，用自己的榜样和言语，为信仰作见证；而他的处境则取决于他在教会中，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，以及他所持续经历的各种事件。

单凭是人这一事实，基督徒就有充分权利生活在世界上。只要他让基督生活并统治在他心中，他就能感到，而且强烈地感到我主的救赎功能从他的所作所为中发挥出来；而且这与他的行业无关，与他的社会地位的「高」或「低」无关。因为人视为重大的成就，在天主眼中却分文不值；我们以为是微不足道或不甚了了的，在基督的标准中却可能是登峰造极的圣德与贡献。

个人的自由

基督徒工作时，不可避重就轻，不可降低世俗事务本身固有的价值。如果

把「降福一切人类活动」一语理解为糟塌或忽视它们内在的品质，我就宁可不再用这句子了。我个人素不欣赏给人的普通活动挂上一个招牌，或贴上一张说明标签。尽管我尊重反对意见，但是还是感到这种贴标签的做法，未免是妄用信德神圣名义。有证据指出：「天主教」这个标签，竟被人用来合法化某些不合人之常情的活动与行径。

除罪以外，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，因为是我主所造的。因此，力求戒避罪恶取悦天主的基督徒，应当同其他公民肩并肩一起，献身于一切人间的工作；应当捍卫由人类尊严衍生的一切价值。

其中有一项价值，尤其应当特别珍惜，即个人的自由。基督徒唯有捍卫他人的个人自由 —— 包括与生俱有的责任 —— 才能保卫自己的个人自由而不失人与基督徒的完整品格。我要不厌其烦地讲：我主无偿地赐给我

们一个超性恩典，即圣宠；又赐给我们一个本性的奇恩，即个人的自由。为了避免把这个奇恩降低为放纵，我们应当发展完整的品格，力求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天主的法律，因为主的神在那里，那里就有自由。[43]

基督的神国是自由之国。那里只有一种奴隶，就是为了爱天主而自由约束自己的人。这是多么有福的自由奴役啊！它使我们获得自由。若无自由，我们就无从响应圣宠。若无自由，我们就不能用最超性的理由 —— 因为我们要 —— 而自由地献身于我主。

你们听众中有些人认识我已有多年。你们可以证明：我一生时间都用于宣讲个人自由，宣讲带有个人责任的个人自由。天涯海角，踏破铁鞋，我到处寻找自由，而且继续在寻找，就如迪奥杰尼斯试图寻找一位正人君子一样。我变得一天比一天更爱它。世间万物中，我唯它最爱。它是一座宝藏，我们还远远不够赏识它的价值。

我之谈论个人自由，并不是用它作借口来讨论其它正当的问题 —— 那一类问题不属于我的司铎专长范围。我知道讨论世俗时事是俗权民政方面的事，我不宜插嘴置啄。这一类问题，我主留给世人自己去自由而心平气和地去讨论。我也知道：司铎开口说话，不应当涉及人群政党之间的分岐纠纷。司铎开口说话只是引导人灵归向天主，引导人灵接受天主的救世教义，引导人灵勤领耶稣亲定的圣事，引导人灵善度灵修生活，以能更接近天主，从而使我们意识到，我们都是祂的儿女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，无一例外。

今天我们庆祝基督君王节。有人若用政治规划的眼光来看基督的神国，便是对信德的超性目标完全无知；他的良心便会有背上与耶稣毫不相干的重担的危险，因为耶稣的轭是柔和的，耶稣的担子是轻松的。[44] 我这样讲，并没有越出司铎职责的范围。让我们真心热爱所有的人罢；让我们爱

基督于万有之上罢。这样，我们就不得不珍爱他人的自由，不得不与人和平相处了。

天主儿女般的宁静

不过，你们或许会说：「人家不要听这一套，更不必说去实行了。」这我知道。自由是棵娇健的植物，在碎石堆里，在荆棘丛中，或是在脚踩步踏的路旁是长不好的。[45] 这我们早在基督降世之前就学到了。

你们还记得圣咏第二首不？「万邦为甚么嚣张，众民为甚么妄想？世上列王君群集一堂，诸侯毕至聚首相商，反抗上主，反抗祂的受傅者。」[46] 你们看，没甚么新奇。甚至在祂诞生之前，人们已在反对上主的受傅者基督了。当年祂走在巴勒斯坦的街道上的时候，人们反对祂。他们迫害祂，并以攻击祂的奥体肢体的方式，继续迫害着祂。为何如此切齿痛恨呢？为何对纯粹的清白无辜如此动火呢？为

何这世界偏要憋死每一颗良心的自由呢？

「来！我们挣断他们的捆绑，让我们摆脱他们的绳缰！」[47] 他们砸碎了柔和的轭，抛弃了货载 —— 抛弃了圣德、正义、圣宠、仁爱、和平，琳琅满目的货载。他们憎恨仁爱，嘲笑天主的善良，善良到不愿召唤祂的天使大军来支援祂。[48] 但愿我主果真来同他们打一回交道，果真忍痛牺牲几个无辜的好人，让大多数罪有应得的人类尝尝烈火的滋味，恐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同他们达成某种谅解。但是这不是天主的想法。天主圣父是一位真正的慈父。天下哪怕只要有十个好人，祂就乐于宽恕其余不计其数的坏蛋。[49] 靠仇恨过日子的人是不会懂得这种仁慈的，他们日益耽迷于世上消遥法外的虚假安全感，靠戕害公义吃饭。

「坐于天上者在冷笑，我主对他们在热嘲。在震怒中对他们发言，在气焰

中对他们喝道」[50] 天主早该大发义怒，早该予以天诛地灭了！但是祂的仁慈更宽大！

「我已祝圣我的君王，在熙雍我的圣山上。我要传报上主的圣旨：上主对我说：『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』」[51] 天主圣父的仁厚，把圣子赐给我们为王。祂威吓我们时却变得温柔；祂口讲生气却把爱心交给我们。「你是我的儿子」，这话就成为对你们和我说的。

辞不达心，因为心受天主的感召。祂对我们说：「你们是我的儿子。」不是路人，不是宠仆，不是朋友（这已相当可观了），是儿子！祂给我们以儿子身份同祂虔诚来往的一切自由。我还敢不揣冒昧地说：这位慈父对儿子的请求，不可能不有求必应。

不错，许多人怙恶不悛。但是上主坚定地说：「你向我请求，我必将万民赐你作产业，我必将八极赐你作领地。你必以铁杖将他们粉碎，就如同

打破陶匠的瓦器。」[52] 这可是重若千钧的许诺，而且是天主作的许诺。我们切莫等闲视之。赎世主基督降临世界，不是来无所事事的。祂坐于圣父之右，以君王的主权进行统治。这可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宣言，向我们指出：在我们生命终止时 —— 那是早晚要终止的 —— 等候着我们每人的将是甚么命运。所有固执作恶，心如铁石，意冷心灰的人，在历史告终之日，将会得其报应。

天主虽能征服，却宁可劝服：「众王！你们现在应当自觉，大地掌权者！你们应受教；应以敬畏之情事奉上主，战战兢兢向祂跪拜叩首；以免祂发怒将你们灭于中途，因为祂的怒火发作非常快速。」[53] 基督是上主，是君王。「我们现今也给你们报告喜讯，就是那向祖先所应许的恩许，天主已给我们作他们子孙的完成了，叫耶稣复活了，就如在第二篇圣咏上所记载的：『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』……所以，诸位仁人

弟兄，你们必须知道：就是藉着这耶稣给你们宣布了赦罪之恩；凡在一切你们凭梅瑟法律不能成义的事上，凭着祂，凡信的人都可以成义。所以，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叫先知书上说的话来到你们身上：『藐视的人啊！你们要看，要惊讶，要消逝！因为在你们的日子，我作了一件事，即使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也必不信那件事。』」[54]

这义举即是救世工程，即是基督在人灵中的神国，即是天主仁慈的彰显。「凡一切投奔他的人真是有福的。」[55] 我们基督徒有权宣布基督的王权。尽管不公义到处泛滥，尽管许多人蔑视爱的神国，救世工程却在这孳生邪恶的同一人类历史中前进。

天主的天使

「我知道我对你们所怀的计划，是和平而不是灾祸的计划。」[56] 让我们做和平的人，正义的人，行善的人。这样我主将不会来作我们的审判，而

来做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爱。

在我们尘世愉快的旅途中，我们享有天主的天使的陪伴。圣葛莱格利写道：「在赎世主诞生之前，我们失去了天使的友谊。原罪和我们每天犯的罪，把我们与他们的光明纯洁隔离开来……。但是自从我们服膺基督君王时起，天使也承认我们是同胞了。

目击天朝君王俯取人身，天神也就不再躲避我们的悲惨狼狈了。他们不敢自以为比他们崇拜的天朝君王所取的人性高出一等。那人性已被提擢，高于他们。现在他们把人当作伙伴已毫无困难了。」[57]

圣母玛利亚，我们君王的至圣母后，我们心灵的母后，以她独有的慈爱眷顾我们。仁慈之母，圣宠宝座，我们求妳帮助我们，一行一行地写出自己生命以及周围人们生命朴实的爱德的诗篇。使它宛如「和平，有如河流一般」[58]。因为妳是取之不尽，用之

不竭的仁慈的汪洋大海。「江河流入大海，大海总不满溢。」[59]

© Fundacion Studium

[1] 参阅咏17:19-20, 2-3。弥撒答唱咏

[2] 路19:14

[3] 格前15:25

[4] In Ioannis Evangelium tractatus, 27, II (PL 35, 1621)

[5] 参阅迦4:31

[6] 参阅哥1:11-16

[7] 宗1:11

[8] 参阅箴8:15

[9] 出15:18

[10] 达4:31

[11] 若18:36

[12] 若18:37

[13] 罗14:17

[14] 玛3:2，4:17

[15] 参阅路10:9

[16] 参阅玛6:10

[17] 参阅玛6:33

[18] 参阅路10:42

[19] 玛22:2-3

[20] 路17:21

[21] 参阅若3:5

[22] 参阅谷10:15；玛18:3，5:3

[23] 玛19:29

[24] 参阅玛7:21

[25] 玛11:12

[26] 参阅玛13:24

[27] 参阅玛13:31-32

[28] 参阅玛13:47

[29] 参阅玛13:33

[30] 参阅玛13:44-46

[31] 参阅玛23:43；8:12

[32] 参阅达2:33

[33] 若12:15

[34] 若12:15

[35] 咏72:23-24

[36] 宗1:1

[37] 参阅12:21

[38] 若12:32

[39] 迦4:5

[40] 参阅罗6:4-5

[41] 参阅弗1:9-10

[42] 参阅哥1:21

[43] 格后3:17

[44] 玛11:30

[45] 参阅路8:5-7

[46] 咏2:1-2

[47] 咏2:3

[48] 参阅若18:36；玛26:52-54

[49] 参阅创18:32

[50] 咏2:4-5

[51] 咏2:6-7

[52] 咏2:8-9

[53] 咏2:10-13

[54] 宗13:32-33，38-41

[55] 咏2:13

[56] 耶29:11

[57] In Ioannis homiliae, 8, 2 (PL 76, 1104)

[58] 依66:12

[59] 训1:7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Ji-Du-Jun-Wang/ (2025年12月16日)